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13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卷下五

新圖宣講集要卷下五
宣講集要卷下五

目錄

成玉教子

培文教

孟母教子

鳴鐘訴冤

現眼報

強盜咬母

士珍醉酒

將就錯

戒賭

淫逆報

獨脚板

雙人頭

焦氏殉節

宣講集要卷下五

成玉教子

湖廣少陽縣有一士子姓黎名成玉幼配妻子譚氏合卺數載所生二子長名連陞次名連貴極生得聰明伶俐都在學下攻讀詩書不料他父三十八歲身染疾病卧睡牙床不能立起連陞身長十歲連貴方進入歲雖年幼卻能知盡孝道每日侍奉湯藥不離左右早晚焚香祝告天地神靈願以身代父又每在父親牀前問安父親呀這一時病體好些麼他父應曰未有連陞連貴復又問曰父親呀還不想那樣美味吃呢成玉答曰不想見得二子年幼知道盡孝日夜陪伴內室毫無一點倦

愈之心自想已病沉重諒不能愈不免叫他弟兄前來教訓一番又道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權轉樹條要嫩生吾想二子真性未失趁此教訓於他日後長大成人也可為箇端人於是急喚二子捧筆硯來為父有這段良言囑咐你弟兄仔細聽着

連陞連貴細聽清 這段良言要你遵 為父病體越沉重

勉強提筆兒思忖 設若不幸父亡故 連陞曰父親呀為何說出斷頭話來了成

玉又曰為父病體一天加一天越發沉重諒活人世不久故纔說出這般話來兒呀

父死母在勤奉養 冬溫夏清須細心 朔望日期四叩首

出告反面禮當存 兒母呼喚命幹事 吩咐已畢就起身

若是母怒將兒罵 仔細靜聽莫傲親 禁止厲言休抵觸

罵兒還是愛兒身 卽或將兒打幾下 歡容笑臉莫生嗔

父親只管放心兒弟兄遵從父訓孝敬我母斷然不敢違拗抵觸的兒呀 二人口讀聖賢書

敬惜字紙重師尊 學下攻書讀發憤 朝斯夕斯莫因循

孝經養牲時時看 朱子格言宜謹遵 切莫驕傲與滿假

心平氣和恭敬人 讀書之人要端品 花街柳巷切莫存

若遇淫朋纏住你 便思舉頭有靈神 意馬拴牢莫失足

效法狄公為端人 仁傑寓所為淫奔 後點狀元第一人

莫像昔日唐李登 犯了淫惡勾桂根 父親說狄仁傑不犯淫惡得中狀元唐李

登犯了淫惡上天勾除前程我們弟兄日後長大應試牢記此語效法狄公不學李登父親只管放心兒呀

弟兄最要敦和睦 不可動輒就爭嗔 兄要寬來弟要忍

莫論強弱反天倫 事來之時共商確 商量停當善處分

日後分居講人讓 休爭田產與金銀 弟兄不分還更美

大夥一堂振家門 九世同居張公義 十世同堂姓陳人

父親訓我弟兄承敦和睦我弟兄願遵父訓不致欺悔願效張陳二公為人兒呀

鄉黨最宜要和好 莫因小事起忿噴 你尙仁來他有義

一鄉和氣少事情 大凡小事相顧照 猶如控霄撿金銀

呀兒長大成人莫唆訟 捏詞具控有罪根 婚書呈稿不可作

願爾性命與顯門 現欺人哄人當謹戒 瞞心昧已更勿存

大秤小斗切不可 莫圖眼前肥已身 呀兒牛犬鯁鱗不可吃

那只肥口不肥身 龜鼈蝦蟆有靈氣 愛惜物命得長春

呀兒放帳莫貪大利息 見利思義緊記心 佃租還須存厚道

量田納租看歲分 逢人有事相勸解 猶如朝山拜世尊

呀兒這回言語如珠寶 一一奉行百福臻

黎成玉將兒教訓一番書寫紙上交與二子收存叫他時常觀

看終身奉行二子將歌文接來放在書箱譚氏在旁見夫訓子

盡是藥石之言便問丈夫曰 夫君呀你若一但不測丟下為妻

如何為人呢成玉又曰呈紙上來為夫也有幾句言語 妻呀你

當聽着

尊一聲賢德妻細聽夫講 為丈夫說的話緊記勿荒

我一死賢德妻要立志向 體三從合四德婦女正行

守節人第一要禮法先講
分內外分男女除却來往
莫走東莫去西說長道短
家庭中有二子耐煩教養
切不可耽悞他由于放蕩
連陞子幼配妻汪門高仰
連貴妻家淡泊粧奩休講
媳伶俐媳愚鹵視之一樣
把慈愛勤教訓漫漫細講
操家務理井凶勤儉爲上

莫戲笑莫艷粧莫穿繡裳
知禮義曉尊卑無愧賢良
口要穩身要慎免敗綱常
教他們惜字紙憤志芸窗
苦讀書到後來光耀門牆
富豪女恐多驕教之有方
貧富媳一樣待無較短長
莫亂罵莫亂打慈愛爲良
清早起教洒掃潔淨光揚
回娘家有定期休混時光

又教他莫餵鴉鷄鴨少養
戒打胎戒溺女爲婆正項
兒與媳付託你早晚教養
到後來享大福誰不欽仰
成玉寫畢交與妻子說道賢妻呀每日教長子讀唸你聽妻呀
聽着須當依從我的言語行事莫負我心譚氏答曰謹遵夫命
成玉過了數日病勢愈危遂呼妻與二子至榻前言曰母子勿
忘是訓言訖瞑目而終譚氏即備衣棺安厝祖山自後連陞連
貴皆遵父訓亦順母意發憤讀書遂成名登第譚氏亦遵丈夫
遺訓恪安婦道後壽滿八十請旨旌表善終成神連陞連貴之

子後亦顯達，世代科甲不絕。此善訓子訓妻之美報也。世人尙其鑒此。

培文教

嘉慶年浙江一人，名叫楊標，自幼業儒，爲人謹篤，喜談書理。所生一子，名柳堂，聰明過人，五歲讀書，十歲能文。楊標親自教訓，見其有造，心頗愛之。不料人生在世，色慾一關最足奪人心志。每見讀書士子半途而廢者，大半由此。所以俗言說得好：床上四隻脚，讀書打糊說。楊柳堂自娶妻以後，心思大變。每日之間，不是閒耍，便是睡覺，全不罣欠詩書。楊標無奈，只得時加打罵。誰知打罵過甚，不以爲德，反以爲仇。因想道：古者易子而教，父

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我兒既不順教，打也無益，不如接箇先生教訓。又看他如何。及至另外從師，仍然不肯發憤。楊標又想道：人不勸不善，今日不免用好言苦勸，使他醒悟。於是辦些酒菜，將柳堂叫回。父子坐在席上，楊標叫道：兒呀，爲人要爲第一等人，切不可愚賤自甘。爲父有幾句良言說來，你聽。

人之初性本善，與爾細謹。

性相近，習相遠，昧了天良。

苟不教，性乃遷，讀書爲上。

教之道，貴以專，送入學堂。

昔孟母擇鄰處，何等教養。

子不學，斷機杼，費盡心腸。

竇燕山有義方，令人景仰。

教五子，名俱揚，奕世流芳。

養不教，父之過，常慮身上。

教不嚴，師之情，何日敢忘。

子不學非所宜爾全不想
玉不琢不成器現有榜樣
爲人子方少時休得放蕩
昔仲尼師項橐中人以上
趙中令讀魯論頗有志量
披蒲編削竹簡曾把方想
頭懸梁錐刺股何等景况
如囊螢如映雪苦無燈亮
蘇老泉二十七身雖強壯
若梁灝八十二方登皇榜

幼不學老何爲怎樣下場
人不學不知義虛度時光
親師友習禮儀講究書章
古聖賢尙勤學發憤食忘
彼旣仕學且勤未敢拋荒
彼無書且知勉况有篇章
彼不教自勤苦好不淒涼
如負薪如掛角雖勞不忘
始發憤讀書籍甘苦備嘗
對大廷魁多士萬古名揚

瑩八歲能咏詩才能可仰
蔡文姬能辨琴知識亦廣
彼女子且聰敏都由教養
犬守夜雞司晨有功世上
幼而學壯而行禹門汲浪
揚名聲顯父母方了書帳
人遺子金滿贏只徒用廣
勤有功戲無益早立志向
楊標教訓一番柳堂也未答應
楊標教訓一番柳堂也未答應
因想道我生平讀書未得上進
因想道我生平讀書未得上進
只望後人增氣以了書債
誰知

泌七歲能賦碁穎悟非常
謝道韞能咏吟况是女娘
爾男子當自警何不思量
苟不學何爲人一無所長
上致君下澤民身在皇堂
光於前裕於後滿門增光
我教子惟一經望繼書香
戒之哉宜勉力緊記心旁

奴才半塗而廢該是我楊家不能發貴以後也不言及讀書了
隨他去罷一日出外飲酒遇一老人言及功名一事楊標道這
件事也是命生成的不可強求老人說何以見得是命楊標道
我有一小兒生來聰明五歲讀書十歲能文論他天性不在第
一也在第二我只想這箇功名有何難得誰知娶了妻時竟至
廢書打罵也不讀善勸也不讀這樣看來功名是不是命生成
的老人說此言差矣古言道命由天定福自人作一心要求功
名命何由定得如云命可定人那李登本是貴命何以姦淫慶
娘困苦終身王鏊本是賤命何以夜拒奔女反為貴相從此看
來功名之事操之在己只怕你不肯存心去求楊標道我為小

兒誠心教訓詩書未嘗懈怠也算得誠心了如何全不遂意老
人說子之所言又錯了孟子曰求則得之雖指道德仁義亦兼
富貴功名內外兩得是求有益於得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
去求功名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矣內外兩失故為無益即以
功名兩字論功是陰功非單指讀書之功要有此陰功方得成
此名大凡子弟有功名雖是子弟的命實由父兄的培植有一
輩人的陰功子弟必得一步功名數十輩人的陰功子弟必得
數步功名這是一定的道理古人說得好一緣二命三風水四
積陰功五讀書可知讀書還在後邊即以爾子而論爾是讀書
人爾子會讀書又生在你家就是有緣了爾子五歲讀書十歲

能文就是有命了爾子如今半途而廢明明是你無陰功以培植他因此有這些相隔你看這五件你有了四件所欠的只有陰功何得諉之於命楊標聽了這些道理如夢初醒於是請問陰功從何而積老人說大凡有益於人有功於世的都是陰功筆財口力都是積陰功若求捷徑還有一說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爾能培植文教提携士人就是莫大的陰功果如此做去不必勸爾子讀書他自然發憤不必求功名自有功名楊標滿心歡喜回家約同人創修鄉學兩館令淡泊子弟便於讀書又見有考不起難應試的暗地幫盤費讀不起書的私下幫吃費又約一惜字會請人收來焚化如此三年忽一日見人手執條幅

一張送與楊標孥回家來一看乃是柴夫子訓子格言也不介意遂掛於中堂以便好看不料柳堂一見從頭唸道

費盡了慇懃教子心

激不起好學勤修志

憾不得頭頂你步雲梯

憾不得手扶你攀桂枝

你怎不尋思

試看那讀書的如金如玉

不讀書的如土如泥

讀書的光宗耀祖

不讀書的顛連子妻

讀書的身列朝班

不讀書的喪德失儀

縱學不得程夫子道學齊鳴

也要學宋狀元聯科及第

再不能够也學蘇學士

文章並美天下共知

倘再不然轉眼四五十

那時節縱使你進得學

補得廩也是日落西山

又有甚麼長濟

又不須你映雪囊螢

偷光鑿壁

現放着黃絹青燈明窗淨几

只見你白日裡浪淘淘

閒遊戲

到晚來昏沉沉睡迷迷

待輕你全然不理

待重你猶恐失父子恩和義

勤學也由你

懶學也由你

只怕你他日面墻悔之晚矣

那時節只令我

忍氣吞聲憾到底

楊柳堂唸罷思了一會正是紅日照開天邊霧迅雷提醒夢中
人猛然想道柴夫子教子都是這般苦情他的兒子也曾感化

發憤攻書得以成名我楊柳堂也是父母所生當日於戀淫慾
拋棄詩書父母費了千辛萬苦勸我不轉如今又力行善事以
回天心我若再不回心是父親當日良言勸我便有柴夫子的
苦情我不能揚名顯親就無柴夫的志量我的孝順又在那裡
況發憤讀書分所當然當日孔夫子生知聖人趙中令已經做
官尚且勤學我們既爲下愚又未出仕就不讀書了古人家雖
貧無燈亮讀書尚且映雪囊螢身雖勞不得空讀書尤且負薪
掛角我既有燈又得空就不發憤了以我的年紀而論正好讀
書老泉二十七歲方發憤梁灝八十二歲中狀元都爲了大官
我如今十八九歲就不能入學中舉了以我的天性而言急宜

讀書蔡文姬尙能辨琴謝道韞且會吟詩都能揚名後世我堂一男子就不能顯揚當時了如今一心讀書於是對父親說明楊標聽說不勝歡喜因想道這就奇怪了從前教他也是這些話他全然不信如今見了這些言語自甘回心看起來教子讀書是名積德回天是實我力行三年善事我兒自己發憤報應甚速又行至三年柳堂竟已入學又三年柳堂又得中舉從此案看來世之有聰明子弟望其成名者盍以之爲法哉

孟母教子

戰國時有一大賢姓孟名軻字子輿鄒國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父激公宜母仉氏孟子生三歲而父卒其母有賢德善於教

子慈愛之中兼有刻成之意常教孟子坐必端行必正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莫談虛誑之言莫行非禮之事奈孟子年幼一時未能遵行每日閒耍無事喜與小兒輩相嬉戲起初舍近墳墓孟子見人埋葬哭泣心裡暗暗記着過後與小兒輩遊耍遂嬉戲爲墓間事將泥塊做成棺材模樣在地下鍤一深坑把棺材放下去運土成堆踴躍築埋築了一陣又學婦女家的聲氣在一旁哭泣孟母見了心中不悅想起古人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語信不虛也可見教訓子孫畢竟要慎擇鄰里以爲教訓根本今舍近墳墓既不可居要遷徙在何處纔好一人自思自想不覺憂慮而嘆曰

見孩兒每日間所習不正

不由我為娘的憂慮在心

人生來第一是要知禮信

豈可以學埋葬悲哀事因

雖然是見戲耍可不拘定

到底要戒飭他改過自新

倘若是由他耍習慣成性

到後來焉能够端莊為人

我如今一定要離了此境

搬之在街市中與爾安身

孟母想那街市之中無有墳墓比鄉間該要好些於是遷徙在街市去居住祇望兒學習正果不作無益之事孰料孟子在市

中見商賈貿易屠人宰割之事於是與街上小兒又嬉戲學此兩樣每日拏些器物擺設地下學商賈買貨又拏把小刀切些泥塊學屠戶割肉孟母見了大不喜歡心想少成若天性習慣

成自然今日若任他褻狎慣了

後來苟且歪邪姦盜詐偽之事

就從這等生來我若久居此處

必然把兒子害了不若又要遷

徙方好思想一陣又憂慮而嘆曰

孰知他與前日也差不多

到街市祇望兒學習正果

一時在學屠戶把那肉割

一時在學商賈要去賣貨

學屠戶傷生命豈無罪惡

學商賈謀衣食還無大錯

細想來究非是聖賢之學

雖然說這兩事有人做過

我如今必搬在學宮居坐

孟母想那學宮是講禮樂之地

比街市中要雅靜些於是遷居

學宮之旁一心要兒子學習禮

孟子到此來見學宮設行祭禮

心裡也暗暗記着過後與小兒遊耍遂嬉戲為禮樂事將泥團做成俎豆模樣裝些豆菓在內擺設堂前升降拜跪學為揖讓謙遜之禮孟母見了心中大喜於是長久在此居住不復遷居孟子一日見東家殺豬問殺來做甚麼孟母隨口答應道殺來與你吃孟子聽說要吃猪肉滿心歡喜孟母過後思想我兒纔有知識今便以誑語欺他是激他無信了於是心悔而嘆曰這一陣不由我自己埋怨怨的是不該說虛誑之言想古人有胎教所為那件我今日無意間錯把話言倘若他把那些誑語說慣豈能够主忠信希聖希賢

我必要買猪肉做成肴饌

使孩兒果吃了我心纔安

孟母於是果買猪肉來烹熟與孟子吃以示有信孟子稍長其母刻成讀書使他出就傅孟子去了年餘偶然倦怠回家時孟母方織機問他學問已成就否孟子對曰尙未也孟母聽說大怒取刀割斷其機絲孟子驚懼跪問其故母曰子之為學猶我織機一般績絲成寸績寸成尺尺寸不已乃成丈匹今汝學尙未成半途而廢何異我績尙未成自斷其機乎說罷又將望他勤學意思勉力一番曰

不幸得你的父早年喪命

撇下我兩母子好不傷心

娘一心望孩兒讀書發憤

早早的入於那聖賢之門

你不可貪頑要東遊西混 到後來無成就失悔在心
自古來讀書人要立品行 平天下不外乎齊家修身
敦孝弟主忠信爲人之本 尚禮義重廉恥爲人之根
能把這八個字常常守定 也不枉在世間爲箇人身
孟子聽了母親之言忽然悔悟乃往魯國受業於子思之門朝
夕勤學不怠紹明聖學及後學問淵深諸侯尊養至今二千餘
年配享聖人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尊敬此非孟母之善教烏
能至此今人養子每每溺愛不教任性縱情所以後來成者少
而敗者多閱此案者盍亦反禽犢之愛而進義方之訓哉

鳴鐘訴冤

道光十六年德揚縣柏樹坪一人名楊芳華妻李氏所生一女
名桂香自幼許張耀龍之弟張耀鳳爲妻桂香甚聰敏李氏常
以詩書教訓望成好人及桂香八歲時李氏身染一病自知難
痊若不把女兒教些良言倘身死之後焉能成其好人因此教
道桂香前來娘有吩咐桂香上前問道母親叫女兒有何吩咐
李氏哭泣言道

見桂香不由我珠淚下帛 舍不得乖乖女怎樣開交
爲娘的這一回病症不好 怕的是命該絕要赴陰曹你媽
怎麼說起斷頭話來了女 倘爲娘身死後莫把性傲
兒年幼你死了誰來教訓 娘五條戒規怎講女
娘這裡教訓你戒規五條 兒不知第一條呢

鳴鐘訴冤

第一條孝父母及時盡孝父母怎樣孝法

事你父要耐煩切莫心焦 我死後討後母好歹難料

奉養時要小心不可輕拋 有吩咐順從他莫把令傲

他自然喜歡你另眼相瞧 比不得事為娘由你粗暴

若有點惱怒他打罵不饒媽第二條呢

第二要謹閨門閨門怎樣謹法這事非小

行得端坐得穩禮義為高 天將黑緊閉門嫌疑免了

走人戶莫斜眼去把人瞧 是親戚關緊要方可去叫

貨客來莫出去與他相交 莫燒香莫看戲惹人恥笑

怕的是招是非惹禍根苗媽第三條呢

第三要廢豔粧醜態去了那些是豔粧

雜色衣不正經須當早拋 戴假纂穿高底令人可惱

抹胭脂戴花朵恰似狐妖 燈籠褲合領褂一概不要

走路時莫輕挑休把裙搖 自古道布衣服穿得到老

凡打扮樸實些莊重為高媽第四條呢

第四要勤紡績莫繡花草怎麼花都繡不得

繡龍鳳挑字樣罪有千條 花衣衫花褲脚去了莫要

尤不可挑手袂做花帷腰 這都是空頭事眼前熱鬧

切不可去學習枉把心操 你看那繡花的多有惡報

冥冥中受譴責難把命逃媽第五條呢

第五要謹口角時刻記倒口角如何謹法

莫說人是與非恐把禍招男女們不通問古言可考

人說話莫答口休把嘴磨有客來切不可高聲大叫

婦女們怕的是聲音太高逢着人決不准開口即笑

一是一二是二方算女姣媽這些女兒記下了不必里慮

為娘的規戒你快拿筆鈔貼之在中堂上仔細去瞧

這五條話不多勝如珠寶桂香若能照樣行萬古名標

李氏說罷氣絕而亡桂香痛哭不已後將五條作歌貼於中堂

行事皆遵母訓真是賢淑無比怎奈後娶晚母不賢桂香時刻

盡孝晚母日夜磋磨父心不忍將桂香送在張家以為得享安

閒誰知一禍方免二禍又生桂香身體肥壯肚腹極大娘堯氏

平素愛說臟話見桂香肚大以為有喜暗向兄弟耀鳳笑道你

好命如今喜上又添喜了耀鳳不知因問道娶你弟媳到家乃

是一喜怎麼又添一喜堯氏道我不過說笑耍的兄弟切莫亂

去猜疑耀鳳見嫂說出添喜二字大有緣故私將妻一窺看見

其肚大不覺怒從心起想道這箇賤人在娘家不成今醜事已

出要他何用於是瞞着哥嫂走至德楊縣告他父母閨門不謹

誓願休回另嫁太爺接呈急將楊芳華與桂香叫來先將芳華

帶上問道你女在家為何不教芳華將壁上所貼規規雙手早

上答道這是小人教女的太爺看畢又問誰人所作芳華道就

是少女桂香太爺想道既然如此焉有閨門不謹之理後叫桂香上來見得肚大不便替他原情兼之耀鳳句句敵着只得斷芳華領回另嫁芳華同女回家氣逼不過指着桂香大罵起來見了頭不由我心頭冒火提起了這件事惡氣跌脚想從前你的娘教訓不錯寫戒規共五條將你儆覺爲父的常見你早晚讀過又說是悖母訓無有下落因此上你爲人件件都可並未會外禮法令人淡薄只說你增了光不來惡我萬不料心思動難以防着我看你醜事出如何結果德陽縣皆罵我養女墮落憾一聲小了頭實在害我那好人不去學真真福薄

是這樣自討賤留來怎麼

到不如父母情一刀兩割

快出門決不准在我家坐

任隨你去懸梁或去投河

芳華將桂香飽罵一頓趕出門外桂香想之無路走至後園解下脚帶弔頸不料帶子連斷幾次只得又去投水走至河邊哭道父親呀今日逼女自盡已後要見女兒萬不能了剛要跳時回心想道呢呀此事不可想我如今不敢死者有三一則羞慚我父從前在家之時謹遵母訓內而宗族外而鄉黨誰不說我女德無虧父母教訓得好今日受此冤枉羞得我父無面見人若不說此遺憾死在九泉何以見我母親二則污辱身體人生在世不過三十而死只怕死後無名今日遭此大難好比無價

之寶墮入污泥在生萬人咒罵悞遭含冤沒後千載遺臭誰替
原情若不力為分別這番仇憾何日得消三則帶壞世人人家
養女誰不望成好人免得敗壞門風今日見我出醜箇箇都說
女不可養後來怕傷臉從此以後丟女就從我起若不早些辨
明這場罪過皆歸於我如何得了今日天已將黑想這岸上有
一觀音廟不免到廟祝告菩薩去罷桂香至廟焚香畢手執鐘
錘雙膝跪地將鐘一敲便哭泣訴道

有桂香跪地下珠淚滾滾
滿腹內冤情事難對人明
今夜晚望菩薩搭救奴命
擊鐘聲把冤仇送入天庭
一更裡把鐘鳴星如明鏡
提起了心頭事好不傷情

想我母臨終時誥請教訓

第二條說的道謹守閨中

奴只想全節操能遵母命
到後來天默佑身享安榮
萬不想遭冤枉一生抱憾
跳之在黃河內難以洗清
二更裡把鐘鳴風寒露冷
孤單單跪佛前脚手如冰
二爹娘生下奴身體粗夯
肚腹大無非是天地生成
奴的夫全不把情理思忖
平白裡造口孽弄出禍坑
縱然是心狐疑也要審問
人有姊已有妹將心比評
三更裡把鐘鳴人已安寢
誰料我遭冤枉好不傷情
皆不是母不賢嫌賤得很
奴的父愛不過趕出門庭
只說是到婆家得享清淨
奴誰知福雙降禍不單行

告之在德陽縣當堂審問

逼我父領回家另選親公

四更裡把鐘鳴誰來顧問

自幼兒未曾受這番苦情

昨日裡父見我飽罵一頓

叫我去尋死路趕出門庭

奴心想不去死違了父命

死得來豈不受萬代罵名

因此故到佛前一跪稟

說一句滴一淚鐘响一聲

五更裡把鐘鳴雞聲振振

哭一聲靈觀音救苦顯靈

塵世上曾救了無數人命

難道說這件事就不知情確

身雖在南海岸鐘聲可應

施側隱發慈悲大顯威靈

若不然二爹娘難以雪憾

奴情願死在此決不貪生

桂香哭到天明敲鐘不絕正是人有誠心神有感應這觀音廟

隔張耀鳳家有十二三里卻說堯氏天明起來忽然顛狂走出門外說道我誣桂香妹妹身懷有孕使他夫婦分離罪該萬死你們莫像我不說人話說罷將嘴幾抓鮮血長流邊走邊喊至觀音殿嘴上肉已扯完又對桂香說誣你肚大有孕是我說的今與你伸冤說罷又將舌頭抓出扯着幾塊而死是時眾人齊集無不驚駭纔勸桂香起身回家眾人同到德陽縣公稟此事太爺罵張耀龍不教訓妻打一百堯氏父親不教女打一百枷號一月桂香誤遭冤枉賞銀二百以作粧奩張耀鳳好聽空言不察虛實杖一百急辦彩橋親自迎桂香回家完配太爺將五條戒規呈奏上司上司嘉揚芳華夫婦善於教女賜一匾以彰

其善從此看來桂香母之賢否非遭此冤枉怎得揚名於天下
後世天之彰善可謂巧矣

現眼報

康熙三十年汴州相樹坡張懷德其家富豪妻段氏無嗣娶妾
李氏生二子長名學聖次名學賢懷德家雖富三輩人未讀書
妻段氏世家女能知詩書見夫一字不識多未遂心幸生二子
急欲教訓不料懷德未知道理屢勸不聽段氏見二子一年長
一年再不讀書後來難成好人一日又勸道夫君古人說養子
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猪兒子七八歲了再不讀書怎麼
知禮懷德說開口也講讀書閉口也講讀書到底書當不當得

飯沒得錢我看你去讀嗎段氏道夫君養不教父之過人生在
世原是耕讀爲本我們既有了富正宜培植得子弟求箇富貴
兩全卽或子弟愚蠢不得功名也得明白使他知道禮義也不
至顛倒人倫所以書上說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子弟爲非
作歹由不教而起夫君何不自思懷德說既是這樣送他讀兩
年段氏道送子讀書不如接師教子懷德說接先生要多少錢
段氏道一年二三十串錢懷德聽說便起身罵道婦人真不曉
事有三十串錢長年都請得幾箇接甚麼先生段氏說你能尊
師重道上天必默佑子孫發達懷德說管他發不發達你看我
三十串錢要送讀十幾年於是頭年與先生講斷兩箇學生六

百錢一箇所以一年一箇先生那裡讀得成器却說不遠有箇窮秀才名叫蔡居才學頗好奈學門不旺只得教箇家館懷德送去讀書年年是箇六百錢平時不請先生拜年過節又不應賀兼之懷德每夜要二子背書若背漫了就說先生怠惰一經打罵李氏又護短常與先生帶信蔡先生惡不過遂作篇文嘲笑於他將文作成叫學聖學賢温熟言道你爹叫背書將此文背與他聽是夜回家懷德又叫背書那兩箇上前背道

自古帝王把氏勸 耕讀兩字緊相連 養兒不教良心變 特將詩書化愚頑 當年文風還體面 而今世俗大不然 尊師重道天下鮮 不重斯文講銀錢 各府州縣猶可羨

真真糊塗是鄉間

總說有錢就體面

何必讀書學聖賢

子弟出來像牛犬

不孝不弟做愚頑

提起詩書與經傳

不知說的甚麼言

還問文章當得飯

餓了可曾吃幾篇

又說孔孟書萬卷

未見賣得千畝田

這是齊東野人見

何足論他理不端

可怪有等無知漢

送子讀書不重賢

先將學錢來講斷

會看先生當面言

束修多少我不攛

一年到頭六百錢

俸米儘可四升半

到了十月就吃完

請問先生幹不幹

切莫含羞不肯言

那天有人向我談

某處先生學規嚴

學錢隨人議一點

叫我送去讀一年

我見他的學問淺

因此纔送你席前

你若不教也得散

再把牛兒放兩年 有等庸師依得談 擇箇吉期某一天
上學把話說一遍 尊聲先生要耐煩 子弟不把上書唸
只要外欸習得全 第一莫要把場趕 耽誤工程有話言
先生暗地自打算 這些東家實在賢 上學就把空話談
只說難過這一年 這些話兒都還淡 只要學生志向專
誰知教他把書唸 記性全然不相干 梗梗教了兩箇月
一三三四認得全 學東反說先生懶 不能善教哄人錢
情不得已拏打板 東家娘子把信傳 千急拜上先生面
我的兒子痛心肝 書讀不得到還淡 切莫苦打受熬煎
二天瞞着男子漢 送你四兩半筋菸 先生聽說他護短

暫且容忍教幾天 不覺光陰快似箭 看看又是四月間
先生無米吃稀飯 又無錢去稱油鹽 只望議學來湊辦
東家全然不採焉 及到議學又好看 做些過場惹人嫌
有的人衆怕方臉 有的怕出議學錢 因此打箇巧計算
假意無空去躲干 有的本是發財漢 開口總說要買田
學錢多點就不幹 議學反來告艱難 吵吵鬧鬧議一遍
纔把名字來上完 先生暗地自打算 今年諒不比往年
過後折開書單看 人多錢少真可憐 這回上富也不淺
還在不敵幫長年 上學過後全不管 就把先生丟一邊
一年未踏學門坎 縱有酒席不請焉 趕場會着茶不看

見了把臉掉一邊 送節還說花費扇 若論禮物不堪言
一年到頭真好看 做的過場難盡言 不覺教到十月滿
學錢俸米未收全 先生托人向他說 還說不便說艱難
這種愚人見識淺 那知先生苦不堪 早書上完纔吃飯
歇憩不過一桿菸 吃了早飯仍是完 佩書寫字大半天
朝朝日日在書館 好似犯罪坐大監 有事心想把場趕
耽悞子弟工一天 回家想把父母看 又怕學生去賂錢
父子不能長相見 兄弟妻子各一邊 因此作歌來相勸
尊重先生要周旋 能尊師道天開眼 默佑兒孫箇箇賢
懷德聽了此歌知是明明說 他當時發怒道 我送子讀書有學

錢與他反來譏誚我如今不讀他 第二日學堂去搬回棹橙將
書一火而焚且說懷德既不送子讀書事事不免求人每逢寫
字都求蔡先生年年臘月買了幾張紅紙命僱工送蔡先生家
叫他寫春聯先生言道這箇老兒每每與你寫字謝儀俱無今
寫春聯不親自來請我反叫寫起把讀書人看輕賤不罵他兩
句他不知道遂寫一聯云滿門生無足一家午出頭寫畢交與
僱工懷德見紙紅墨黑滿面歡喜親自貼在門上第二年新正
衆客拜年見此對聯好不恥笑當時問道這對聯誰人寫的懷
德說蔡先生寫的你看到底是秀才實在寫得好那客問道你
曉得否懷德說我未讀書怎麼得解大約總是奉承我的話衆

客拍掌大笑。懷德見客大笑，便問如何講。那客道：「滿門生無足生字去了下一筆是牛字。一家午出頭，午字透出頭去，也是牛字。罵你一家滿門都是牛。」懷德聽了大怒道：「他無故罵我，這事不與他干休。遂請些秀才與蔡先生論理。」懷德說：「蔡先生，我與你無仇無冤，因何罵我是牛？」先生道：「你家有子弟，捨不得送讀詩書，凡事求我代筆，不惟不看茶酒，連謝字俱無。我看世上惟有牛方不知禮信。今你禮信全無，是不是牛？」衆人聽說，都將懷德辱罵一頓，而散。懷德滿腔惡氣，那能得消。每日懷恨在心，時有一訟棍想詭騙錢，乘機言道：「你何不告他一狀？」懷德說：「從未打過官司，如何去得？」訟棍說：「我引你去。」於是同至汴梁城，將先

生與那些秀才一並告下。差人見懷德家富，事事要錢，稍有不
到便加辱罵。及蔡先生與那些秀才進城，差人不但不要錢，反
加恭敬。懷德好不自愧。及審案時，蔡先生與那些秀才站起說
話，懷德獨自跪下，好不自愧。太爺問出實情，將懷德辱罵一番，
打嘴四十出外，辦酒陪禮，息得懷德一費錢，二傷臉。哭回家中，
段氏妻接着問道：「官司輸贏如何？」懷德說：「娘子，這回羞殺我也。」
見娘子我這裡羞愧無路。悔不該在當初不把書讀，
只說是有銀錢光宗耀祖。又誰知到今日受人凌辱，
心兒禮這惡氣難以消阻。在汴州纔具控來把氣出，
你只想有銀錢隨我擺佈。有誰知論功名不論富足。

那差人一見我如狼似虎

又要錢又挨罵時刻凌辱

一見了秀才們不敢戲侮

高作揖低拱手格外敬服

審案時秀才們一齊端住

大老爺見了他親同骨肉

說一句准一句不知何故

竟將我跪地下獨把膝俯

未開言將情理一一細訴

大老爺就罵我混障孽徒

一家人不讀書所為何故

自古道傳家寶惟耕惟讀

無怪乎把斯文全不當數

只知你積銀錢牛馬不如

因此上打得我好不痛楚

娘子要報仇不能夠怎樣瞋目

段氏勸道夫君何必啼哭功名是求得來的懷德此時自悔何及便問如何求法段氏道如今接箇先生誠心教子懷德說又

接那箇段氏道仍接蔡先生懷德說為他惡氣不少段氏道這

點虛心都沒得安望兒子成名懷德只得依從是年接到家中

甚是恭敬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先生飲食皆親手奉上又接師

母到家穿吃費用無不承認又請一火工服事便於使用先生

有一子在外幫人懷德叫回送田五十畝與他耕種因此蔡先

生誠心教訓一日想道尊敬先生到還敬心不知後來如何設

若始勤終怠豈不負教訓苦心待我試他心思如何是年徵館

假意告辭懷德道先生辭館有何意見莫非有未恭敬處蔡先

生說非也見你兩箇學生愚魯難取功名在此教訓終是無益

因此告辭免你花費銀錢懷德道不怕子弟愚魯只要我誠心

送讀他八十歲不入學，都要留先生教訓。先生知其心真，苦心教訓，不上十年，學聖學賢皆已明白。但無過人處，是年考試府縣皆不利。至院考學院，夢神言道：「明日場中天月二號，尊師重道，當重重看顧。」及進場，學聖坐天字號，學賢坐月字號。學院得卷文不甚佳，勉強取上。發榜後，問其來歷，知是兄弟。學院大喜，命在院中隨棚攻書。後學聖中進士，學賢舉孝廉，懷德感先生厚恩，留在家中養老。凡衣衾棺槨，件件從厚。從此看來，懷德轉念敬師，因獲二子名，就蔡以誠心教弟，遂使全家無恙。孰謂天公之報應或爽哉。

強盜咬母

昔年有一王姓，專放大利，積有餘金三千，娶妻陳氏，所生一子，名叫毛狗。夫妻愛如珍寶，定要好食與他，吃好衣與他穿。有了過犯，都儘他全不誥誡。凡百事都依他，任其自便。長至十餘歲時，便去偷人鷄鴨。父母以為年幼無知，不足責也。及至十五六歲時，全不成人。每日結交匪類，嫖賭嚼搖，無所不至。父母顧之，惟代還虧歉而已。數年家業用去大半。父方督責，毛狗兒不惟不聽，而且惡言抵觸。一日其父守到毛狗哭曰：

毛狗兒上前來，父有話講。

一樁樁一件件細聽端詳，毛

說聽倒的有話就講嗎。

想當年為父的，掙有銀兩

遂娶下你母親，共結鴛鴦。

難道這些事我還不曉得，希罕你講。

不幾年生我兒順順暢暢

接起了王門中一根爐香起接

香烟後代還不好嗎

虧為父與你母朝日撫養

手而抱背而背未離身旁

既要生兒敢不撫養是你討得的

冷加衣餓進食養得肥壯

出痘痲常耽心辛苦備嘗待凡

兒子都是這樣豈止你一人不成嗎

將我兒當珍寶擎在手掌

惟恐怕落在地或有損傷

咳未必叫

及少長結姻眷子平願向

送讀書每日裡懶進學堂書讀

全不好耍我要去頑哩

任隨你在家中糊行混帳

只說是到後來自歸善良

你想到是無有錯想

誰知你長成人實在不像

好一似朽木柴糞土之牆是我

這箇樣子

朝秦樓暮楚館風流浪蕩

又還要充賭家花費錢糧

你曉得呀又道嫖嫖賭賭賽過黃堂知府

全不想這銀錢出於何項

苦為父費心意謀之甚臧你

來的未必我就用不得嗎

兒不知好嫖賭報應不爽

講幾輩古人事仔細思量

你會講古我肯聽哩

殷紂王好淫慾江山失喪

一朝君摘星樓火焚而亡這

是好嫖的報應這好賭的報應又是那一箇呢

范五老好賭錢哄騙銀兩

後癩狂咬手指爆出肚腸

這報應我卻不信看見的我就信又道說耳聞是虛眼見是實

勸我兒從今後切莫傲強

須當要改舊行纔有下場我

單人我偏不改又看怎麼又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若不然就效了二人榜樣

怕的是遭惡報天降灾殃你莫管我的報只報我

惟願你要在這正路行往興大家發大財百世其昌

哭勸一番毛狗終不改其性情父見子不成人朝日熨氣得一氣病而死其後其母愛子之心愈切毛狗因此肆行無忌不上三年將家業盡行敗完嫁妻與人不管母膳陳氏無奈只得乞討度日毛狗看看難度正是飽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遂作賊營生以圖穿吃犯案數次幸得脫罪而歸忽一夜刀傷失主官司拏獲辦成死罪及至秋後處決是時陳氏討乞進城看見正遇兒在大堂發標毛狗一眼看見陳氏便喊道兒要吃乳一口死纔甘心陳氏愛兒之心如故遂解開衣服送乳入口孰知毛

狗一口咬斷咬得陳氏血流滿地痛極而死太爺一見大驚問

道王毛狗你為何咬死你娘好好從直訴來毛狗號聲大哭訴

曰

大老爺你在上容我細訴聽罪民王毛狗一一說出

道本縣聽得的從直訴來想當年我家中甚是豪富

我父親積金銀三千有餘你父親當年積有三千餘金你為何如今就作賊呢

我母親生下我辱門敗戶這都是由父母全不管束

母又是那幼年時任隨我糊行亂做

些不教呢偷人家鷄與鴨貪其口腹點點年紀就去偷人鷄鴨這還了得你父母看見都不責打你嗎

我父母見此事一言不吐以為我年紀幼尚在迷途的

父母真真糊塗全不曉得桑條從小樹這一句古話
他以為年輕不知事待你長大又便知何往下訴來

及長到十五六正業不務

朝日間結交那小人匪徒

小人匪徒這還要得又

或趕場或看會都在一路

進酒館不惜錢打酒稱肉

吃了酒肉過後
又幹些甚事呢

吃了酒不足意還要學賭

擲骰子打骨牌兼開捨物

外又嫖又賭你父
母在家豈不知嗎

回家去我父親一見氣死

督責我不聽教惡言抵觸

又道說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這箇時候纔教又太遲了

父見我不成人猶如糞土

每日裡常息氣一命嗚呼

親被你息氣乃是天下一大罪
人也自後你母親可還教你嗎

父一死母將我越加愛護

見我嫖見我賭並未管束

這箇時候你的母親也不管
你你就該自己要改癖氣是

因此上把銀錢全不當數

屈指算二年多家業盡出

親死去不上三年你就把家業花
完了你一家人又怎麼開交呢

沒奈何賣了妻母膳不顧

連累母當乞丐無有結局

心嫁妻又不管母膳你這樣人
滅絕人倫就是牛馬畜牲了

過幾月無有錢日食難度

餓得我翻白眼走路跌撲

你餓極了又
便怎麼呢

不得已纔走這一條黑路

把墻垣挖洞洞闖進房屋

的奴才多少生理你不去做為何要去
做賊你做賊又偷了些甚麼東西呢

富豪家偷銀錢又偷衣布

貧窮戶捉鷄鴨還要牽猪

樣高手段為甚麼也犯了案嗎古言說得
好那有箇不犯的賊這句話是真的

犯數案幸喜得僅受刑罰

在牢中坐幾月釋放歸屋

犯死罪得放歸屋就是你的好造化你就該要改邪歸正纔是

悔不該蹈前轍仍把賊做

恃強梁傷失主犯下罪誅

盜傷

失主犯的法律就不輕了

每年間逢大赦此罪不赦

到今朝上殺場理該誅戮

你既知道此等罪惡不赦你就該莫犯的是嗎

思量起是從前娘把我誤

為甚麼養不教如同養驢

還你

曉得這句話嗎

痛恨娘咬奶子就為此故

管教他活刺刺死在地乎

哦你咬死你娘就是這些緣故你全不想生身之母豈可咬得的嗎

奴才你這一咬死你的罪惡更加十等不惟生前受罪而且死後難免三途之苦

說明了我心意珠淚滴土

霎時間鋼刀响要斷頭顱

訴畢解往法場取斬眾人觀看無不稱快列位從這一案看來

可見子孫如何可不教教子孫如何可不早也

土珍醉酒

里民府有一劉士珍自幼聘王賢生之女為妻上考劉士珍入學整下學酒纔一路接親第二年二月間是他岳丈王賢生壽誕劉士珍叫妻子王氏往家裡去他往學堂去那日他夫妻往岳家拜壽親朋也多土珍飲酒太多了下午要同妻子一路歸家岳父岳母再三留住不肯他岳丈不得已方纔吩咐人轡馬儘他夫妻回家也就未差人送走上路上劉士珍酒已醉極走不得了睡在路上王氏見天色已晚就讓馬與丈夫騎回叫僱工忙牽去接他這也是王氏好意誰知土珍回家就倒在床上

睡了一覺睡到第三天酒醒了問妻子還未歸家急忙叫人去
岳父家問並未有人士珍着了忙恐怕岳父問他要人也就先
在里民府福大老爺臺前具案批准審實劉士珍情理不合俱
要責備士珍不得已將實情說出福大老爺就未斷退堂慢慢
察訪不題再講王氏在路上等了多時不見牽馬來接起身就
走走至三岔路邊一條路走馬家庄一條路走炭洞子王氏就
走錯了竟走到炭洞子去了幸得炭洞子無人只有一箇老漢
照着洞子問道天色已晚你是一婦來此爲甚王氏把實話說
出那老兒纔知是王賢生之女劉秀才之妻就送他在何大嫂
何二嫂家中歇宿誰知他兩妯娌那晚謀財害命拏酒把王氏

灌醉把一身衣服金釵首飾概行脫去用繩索擠死丟在側近
一觀音寺邊堰塘內誰知王氏不死浮在塘坎大哭一場

王氏女坐堰塘自嗟自嘆

一想起今日事淚濕衣衫

我的夫在夢中到還安便

那知道你妻子受盡熬煎

自幼兒在娘家享福不淺

好一似夜明珠萬選青錢

年幼時與劉府結下姻眷

到後來身長大方配長緣

猶幸得我的夫祖有靈驗

年輕輕入了學光大門前

去年冬擇吉日同把酒辦

方接奴到你家花燭團圓

今日裡本是我父親壽誕

爲女兒禮當要拜祝一番

奴的夫從學堂到此飲宴

進屋時對奴說你要回還

你說是明日裡要進書院
就要回在席前就該方便
下了席催奴回不由分辨
你那時全不想路途遙遠
那知道你酒醉把路難趕
看看的日偏西天色已晚
奴叫你急忙回切莫遲慢
那知道夫一去不把妻管
想你妻是女流怕人瞧見
無奈了忙起身前來追趕

定下午一路回不可遲延
爲甚麼遇朋友貪酒揮拳
我父母留你歇勸過幾番
父無奈叫轡馬一路回還
行一里坐一時不能上前
因此上奴下馬扶你上鞍
叫僱工牽馬來再接奴還
直等待太陽落無人接俺
又恐怕遇匪人難把節全
又誰知岔路多認之不全

東一奔西一走山邊立站
他見奴是女流甚不方便
他說道我這裡難以安便
這山下何大嫂妯娌作伴
因此上在何家只說方便
他見我頭帶金身穿細緞
一繩索擠頸項一時氣斷
丟我在堰塘內無人得見
浮水面我只得手攀上坎
哭一聲我夫君不能相見

見一位老年人站在洞前
方上前問姓名訴其根源
炭洞子無好人恐惹禍端
我送你在他家歇宿一晚
誰知道落虎口詭計百般
因將我酒灌醉脫去衣衫
是首飾合衣服盡行脫完
誰知我不該死又把陽還
黑夜裡受這難實在可憐
皆是你好飲酒惹下禍端

若不然怎能得妻遭此難

又捱冷又受痛死在今天

耳內裡又聽得風聲旋轉

想必是催命鬼來至身邊

你在陽還須要勤把書念

莫為奴望在心不去高攀

閒無事到我家把父看看

逢節期要望你多化紙錢

夫妻們好一似一刀兩段

要相會除非是萬裡團圓

這一陣哭得我咽喉氣斷

拭眼淚又只見燈籠來前

願不得含羞恥聲聲叫喊

是何人在路邊搭救奴還

王氏正在啼哭那廟內一老和尚與一小和尚在人戶做道場
同廟聽得哭聲近前一看問其原由王氏從頭至尾對那老和
尚說明那和尚也就發動慈悲搭救王氏扶進廟去便叫兩箇

小和尚去投明山鄰誰知小和尚心懷詭計竟自未去轉來哄
那老和尚說山鄰明早來看老和尚信以為實就把王氏一人
另自安一小房關鎖停當各自睡了兩箇小和尚淫心已動方
來謀死老和尚王氏聽得有响聲又像陰風慘慘又聽得哀喚
聲音就在窗眼一看原來兩箇小和尚把那老和尚打死了正
在拏磨子綁在身上丟於堰塘轉來喊王氏開門王氏知道不
好必被和尚姦淫自縊死了小和尚把門打濫進房一看王氏
已死兩箇和尚見事不好把老和尚衣服與王氏穿起又拏老
和尚的棺木裝起是夜開路次早投告山鄰言師已死開奠安
葬此事不題再講福大老爺把劉士珍的案未斷粧箇算八字

續圖畫詩集卷之三
的先生在側近四處訪察訪至何大嫂何二嫂家內看見兩婦
驚驚慌慌就勸算八字言道命犯五鬼口舌當令急宜送五鬼
何二嫂言家無錢只有耳環一對這樣說拿來一看乃是一對
金耳環暗想貧家人戶那有此物心中就打主意今且把神
與他送了金耳環帶回衙去與王賢生劉秀才當堂看明真假
虛實命差人拘何大嫂何二嫂到案審實又差人去觀音寺辦
尸廠親臨驗尸命人撈起乃是箇和尚叫地鄰認實說是觀音
寺老和尚是某日死的已經安葬其中情弊要廟中小和尚方
知就拏兩個小和尚來問兩僧不肯招福大老爺打轎去把老
和尚墳墓打開乃是一婦人尸首因此連地鄰和尚一齊帶進

城去第二天嚴審兩箇小和尚小和尚受刑不過從直招認情
由不差申文上司定罪將何大嫂何二嫂剝反示衆兩箇和尚
馬踏如泥老和尚題爲濟人和尚王氏題爲全節義婦由此案
看來劉士珍爲貪酒而夫婦折散何大嫂何二嫂爲貪財而身
受慘刑兩箇和尚爲貪色而尸骨不全此皆爲酒色財三字所
害世之爲男婦者可不慎之戒之

將就錯 戒嫖

陝西省鳳翔府有一財主名叫林長春論他家業各省都有字
號鳳翔府中不在第一也在第二惜乎子星艱難年近四十始
生一子名叫林光前自幼聘妻李氏且說光前父母初生之時

甚是歡喜，以為接後有人朝夕撫養，如得活龍一般。怎奈獨子之家，愛惜甚厚，銀錢聽他使用，長到十五六歲時，結交些風流浪子，常在花街柳巷閒遊戲耍，久來久去，習以為常。長春得知時，加打罵，究難禁止。因想道：父親教兒，光是打罵，不以為德，反成仇恨。不如託好親朋暗地警戒，令他羞愧，或可自己改悔。誰知親朋常去勸戒，亦不同心。長春又想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年輕人情實一開，難以挽回。不如與他收親，又看如何。誰知討了親，仍然一樣。此時長春無奈，只得作篇戒淫歌，貼於中堂。望光前早晚見了，令其自思。一日光前上堂，見壁上有文一篇，不知說的甚麼，遂從頭唸道：

勸人生須當要立志正大
行得端坐得正鬼神都怕
學不得柳下惠懷中坐下
切莫像和而流專好頑耍
你只說去頑耍罪惡不大
祖宗們好福澤被他消化
你不信那娼婦利害甚大
每日裡巧梳妝門前坐下
倘若是富公子要去貪耍
進院去他就把媿態來耍

切不可去貪淫越禮犯法
拴心猿與意馬保重身家
也要學魯男子閉門不納
走花街穿柳巷去宿娼家
那知道一喪德二把錢花
任你是財百萬難保傾家
且聽我把情節細說根芽
擺一箇迷魂陣弄錢方法
正中了他圈套難保心花
惹得那猪腦壳耳朵幾搭

纔坐倒還未曾開言答話
那公子在腰中就摹一把
那娼婦他見你性情手大
假意見說幾句知心的話
他說道從今後客不接罷
公子見這情景只說不假
安了家你只想獨自占下
送舊客迎新郎不知多寡
你若是聽風聲將他來罵
想當初你來時酒肉還罷

就要你取錢去包菸打茶
他心想要脫白方算耍家
就說是天賜的財神菩薩
一心心打動你常開心花
願與你同借老終身結髮
自必然拏銀錢與他安家
那知道婦人家水性楊花
背了你還與人一樣嘅嗟
那娼婦不認人惡言對答
到如今把老娘餓得眼花

誰像你打乾纏只圖好耍
這過場教吃醋皆是虛假
爲甚麼這甌子他來端下
若要我不行走除非死罷
賣家業當土地都要來耍
因此上賣田地把家丟下
那娼婦見有錢又說好話
想從前我並非來把你罵
曾不記你來時說的有話
縱然是槁窮了一路叫化

比不倒他富貴肯把錢拏
只激得那蕩子心頭火發
他不該穿眼睛把我欺押
難道說他有錢我無錢花
男兒漢大丈夫豈肯讓他
願與他湊使用來鬪一法
爲甚麼惡了氣不念奴家
不過是指葫蘆去罵冬瓜
一心心願與你終身結髮
我豈肯負良心罪該天殺

那知道這些話一概是假
全不願你有錢恩愛不假
一見你做過腳親把臉駟
我爲你花的錢千百餘掛
那娼婦聽此言開口便罵
想起初只說你家業還大
我勸你沒有錢早些去罷
倘若是要去尋他吵罵
那時節方知悔船把灘下
一受窮二受氣架子空大

浪蕩子當了真不想回家
倘若是錢搞完方受楸斫
你必定將情理一一問他
到如今搞窮了就不認咱
好色鬼嘗了時怨得誰家
又誰知有其名盡是虛花
從今後這步門不准你踏
他反說收了手不把錢花
真是識得秤薑已不辣
無錢用借不動沒有方法

心想去把人幫無人出價
放下臉去討口沿門叫化
有一日害了病巖洞睡下
在陽間只落得萬人叫罵
這就是耍兒郎下落的話
縱然是家業大任你會耍
也有的受惡毒大瘡生下
也有的妻不成賣弄妖冶
非是你家庭內少了教化
君不見那宋江白樓造下

他見你肩不挑手不能拏
又見你自作孽無人打發
氣炎炎兩脚伸命染黃沙
到陰間抱銅柱更受刑罰
若不信在世上漫漫訪察
也難保敗家子把你效法
吃涼藥撇妻子無有生發
背丁你與外人日夜貪花
冥冥中有循環報應不差
到後來殺楊婆所爲那搭

又不見魏央生嫖盡天下

到後來妻與妹又當娼家

我勸你耍兒郎早改心罷

古今來有榜樣仔細加察

光前唸罷將頭兩擺就走了、長春見兒不信、因想道、我四十歲纔有此子、原望他承宗接嗣、如今淫慾過度、必中惡毒、一旦喪命、豈不斷了我的後代、卽或性命可保、我萬貫家財、也不够他用、事到如今、出乎無奈、不免將錯就錯、於是收拾行李、命光前同到四川收張、光前心中久欲出外、今聞要到四川去、滿心歡喜、遂一路出門、一日至重慶府住下、光前每日到院房閒遊、時一院有一妓女名叫花鈴、光前遊到此處、也不同店房、長春得知命人送些銀錢去用、到了一月、二人難以割捨、長春親到院

中要光前一同下廣收賬、回轉時又來耍問花鈴要那些貨物、一併買來、遂命光前開禮單、花鈴聽說有此好事、開出細料衣服、大小三十八件、玉耳環一付、銀花六對、玉鐲五對、以及些小貨物、共開一單、論價要值百多銀兩、父子告別而去、同至湖廣住了幾月、將貨物辦齊、一共裝了四皮箱、回至重慶住下、長春叫光前將橫身衣服脫了、穿一件破爛布衫、命他進院住札、及光前走進院房去、花鈴見他穿得襤褸、便辱罵一頓、光前說你莫見我穿得醜、你前日所要的貨物都買來了、花鈴道、把你這箇窮鬼還要來哄我、快出去、莫把我醜倒了、遂命人將光前趕出外來、長春問道、兒何又出來了、光前說他不認我、長春道、把

衣服換了同我一路去於是命人將四皮箱貨物抬進院去對
花鈴說道你前日所要的貨如今件件辦來遂一點與花鈴
看過花鈴見了甚喜忙賠小心長春言道我兒前頭在此也花
了些銀錢如今故意打扮進來試你的心思你就將他趕出院
去真是龜子無情表子無義這些貨物你也消受不起遂當着
花鈴將三十八件衣服用火焚化玉石之類一併打碎花鈴忙
上前去搶長春那裡准他焚化畢父子出院去了此時花鈴想
道到手的財都難消受該是我們當娼之罪遂進房自縊而死
又說長春父子原路回家將要進莊時又叫光前將衣服脫了
仍穿破布衫長春道你進屋去你妻若問你便說路遇強人打

劫光前走進屋去李氏一見問道夫君如何這般樣子光前道
路遇強人打搶討飯而同李氏聽說討口扯着丈夫哭起來

聽一言不由我淚流難住

悔不該勸夫君去把門出

想從前在家中何等歡娛

銀錢廣任隨你享盡萬福

有綾羅與緞疋從未有布

吃的是山海味頓頓魚肉

做丸藥泡酒藥脾土常補

怕的是有虧損疾病惹出

又誰知你在外這般受苦

討一碗吃一碗受盡勞碌

身披的粗布衣前巴後補

脚穿的半節鞋後跟露出

為甚的在路途自不省悟

早古道早看天未晚早宿

苦了你受寒冷怎挨得住

苦了你遭飢餓橫身無肉

叫了環下厨房忙把飯煮 燒盆水來洗澡好換衣服

光前見妻子哭得傷慘想起前日趕出院房那般情形不覺墜

足捶胸痛哭起來正是紅日照開天邊霧迅雷提醒夢中人

見賢妻這般樣自愧無路 悔不該在當初做事糊塗

只說是野花香終身相顧 每日裡在花街不思回屋

我的父常懲戒費盡心苦 帶出門江湖上看破世俗

今方知最狠毒莫如娼婦 沒得錢不認人情義全無

怎比得自己妻生死相顧 一見了受凍餓痛如心腹

看起來人在世要走正路 轉面來對賢妻實言說出

我非是遇強人搶去銀數 假意見來試你心思何如

今日裡一見你哭得傷楚 不由我好嫖人珠淚滾出

從今後再不走那條邪路 願在家孝雙親詩書苦讀

光前將院中之事細對妻說李氏方纔明白少時長春到家光

前雙膝跪在父親面前甘願戒淫發憤攻書長春說兒還是真

心還是假意光前道兒是真心長春說既是真心要寫下戒淫

書帖對灶神焚化方不敢再犯光前依言而行長春又說兒哪

萬惡淫為首今雖戒了淫到底犯了首惡要有莫大功德方可

免脫罪過光前道不知作何功德長春說爾能勸一百人戒淫

其罪可贖光前聽命不上半年一百人化齊又刻戒淫書以送

人後光前人學即捐知州迄今尚未上任

淫逆報

道光丁未年雲南省所屬縣分城內出一公案說來甚是希奇此人姓吳名志遠販賣營生娶妻李氏頗有幾分姿色趁他丈夫貿易在外他每日打扮假看戲觀燈燒香趕會恬然不知羞愧有一王梅的是城內人父母已死家頗富足但素來好嫖因見吳志遠之妻李氏遂趁其夫尚未在家就多方勾引遂與他往來不絕不料有箇余貴是箇病徒無聊的人就要想拏他的姦以好搯索銀錢誰知他往來機密許久拏他不到只得私下請王梅吃茶與他借錢王某不肯余貴說你的事怕我不明白好好與你借錢你是不肯的明朝一日總要你認得我未幾吳

志遠回家余貴就將他妻李氏與王某如此詳細說了一遍志遠聽得此言激得滿面通紅余兄呀你話說有因這箇賤婦竟至如此爲人難怪我回來時一身穿戴與我在家大不相同這李氏與王梅通姦明明背我眼睛余兄你且替我瞧著我今向妻說道我要出外做生意卻在宅近藏著你若見王梅進了我屋速來報我我自有道理斷不容他余貴應諾而去志遠回家向妻言道我仍要出外貿易你在家中好生經理家務李氏說道爲妻曉得儘管心寬些次早他就身藏利刀收拾起程王梅聽得志遠又出了門一竟走到李氏家中只說無人防他誰知余貴早已窺定卽速報與志遠得知志遠急急轉回家來叫妻

子開門不料那志遠剛纔進門，王梅就把李氏一掌，竟將志遠一併打倒。他一轉就出去了。及志遠扒起來，一刀揮云，把他妻子殺死，竟不見有甚麼人在心中暗想。拏姦要拏雙，我獨殺妻子一人，無有姦夫如何是好。急忙無措，想了一計，就將報信余貴哄進屋來，突然殺了，割下兩頭，鳴衆報官去了。再說王梅將李氏與志遠掀倒，跑出門來，又恐志遠趕出，難逃性命，只見那對門一座家房子，鋪門未關，一闖而入，內面無人，就近一小房內床脚下躲倒，等黑了的時，伺便出去。誰知這家男子名叫陳心齋，與妻張氏進到房來，隨手將門緊閉，即便安宿。心齋此時尚未睡着，與妻閒談，提到對門吳姓雙人頭事，心齋說吳某

之妻與王梅通姦，人人都曉得，不料余貴也在往來。余貴今日被殺，王梅竟自獨生，實在便益了他。其妻說道：如今婦人做事極其機密，倘或本夫回家，不是把姦夫從後門放出，就是把姦夫藏在床脚下，所以不犯的多。心齋說道：他藏在床脚下，不怕捱刀。他夫婦這一陣言語，把床下王梅說得毛骨悚然，不覺條條打戰。是那挨着的東西，也就絆响了。心齋在床聽得他床脚有響聲，急忙下床點亮一看，乃是一人就疑乎是他妻相與的人，取刀連戳了數下，復順手一刀，將妻砍死。及將床下人扯出，已經死了。細看乃是王梅，只得截下兩頭，鳴衆報官。這縣太爺想道：這就奇了，爲甚一條街對門對戶，不上兩三時辰，就出兩

箇雙人頭案來呢，只得要去相驗，看兩家都是在房內殺的，姦情是實，就吩咐回衙，幾家屍親都依話說，只有張氏之父，他說我女兒爲人端正，並無姦情，於中必有冤枉，望太爺詳審。官卽吩咐拏一大水盆，貯水於中，將四箇人頭放在水裡，只見吳李氏之頭與王梅之頭挨攏去，而張氏之頭與余貴之頭各掉一邊。官越驚疑，說道：吳李氏與余貴通姦殺斃，理應兩頭相挨，爲甚李氏之頭不與余貴相挨，反與王梅相挨？其中必有緣故。叫吳志遠你從實說來，志遠不肯實說。太爺吩咐動大刑，志遠只得將他實情說出。那官豁然醒悟，知道王某走在對門躲藏，被殺是實，又將陳心齋問了一遍。心齋方說出他歸來如何進屋。

如何與妻閒談，又如何殺王梅，殺他自己妻子一番的言語。那陳張氏之父聽得他女無辜被殺，要太爺重辦女婿陳心齋之罪。那心齋之母不服，急忙跪在堂下哭哭啼啼稟官道：

太爺在上容詳稟	細聽民婦說原因	不幸丈夫早喪命
丟下爲兒年輕人	幼與張氏把親定	自從那日接進門
只望媳婦來孝順	誰知性傲惡壞人	民婦見得這光景
輕言細語說他聞	是我媳婦當教訓	難道儘他不成人
不料發了他潑性	嚷罵不休話難聞	那管街坊人談論
只要他嘴咒罵親	行凶回數多得很	民婦一一記在心
幾回爲吃肉一頓	不准我嘗鬪紛紛	幾回縫襖爲身冷

罵我穿好娼婦人 更有一回太過分 不煮茶飯他胡云
 我兒把他來責打 他就冒火到我身 將頭撞我不要命
 民婦一昏跌在塵 扒起來時自思忖 這等惡婦難容人
 投明街坊合約正 要將惡媳送公庭 衆人商量來排解
 叫他父親來擔陳 他父一到即承認 親寫認約交我存
 現有約據及見証 然何說他是好人 親家張母休妄稟
 自家女兒自思尋 雖然爲人他姦私 忤逆之人禍必臨
 明明是他遭報應 脫了官法難瞞神 你要我兒填他命
 縱死黃泉不甘心 青天太爺明似鏡 伏乞施恩細察真
 太爺聽罷說道張某你女兒如此忤逆理應送官究治你雖替

他求情出約承認奈天理難容暗加誅戮借刀殺他以彰惡報
 看來你女婿亦無大罪自有本縣定奪但余貴與吳李氏無姦
 也被志遠殺死豈無緣故遂叫余貴之父上前罵道余某你兒
 在外遊蕩搬弄是非以致身被殺死你爲父親爲甚平日不加
 嚴管束呢余某聽得官責罵於他不覺兩眼流淚稟道

大老爺請息怒容民細訴 提起我這奴才令人厭惡
 恃着他骨頭硬氣力長足 不聽說不聽教不由吩咐
 若把他罵兩句惡言抵觸 朝日裡他在外講嫖講賭
 將銀錢用盡了總不落屋 那管我在家中辛辛苦苦
 那管我在家中熬羹煮粥 可憐我六十歲無有靠處

可憐我有兒子甚如孤獨
這逆子也把我惡得够數
我早願天老爺把他誅戮
今日裡被人殺豈是無故
這都是天老爺明明報復
他死了我心甘風俗鎮住
大老爺不必要將他憐護
太爺聽明這些來歷知道逆子逆婦暗遭報應吩咐兩下將屍安埋以後將吳志遠定成徒罪三年陳心齋定徒罪一年至今遠近傳聞皆嘆淫惡不孝絲毫有報云

獨脚板

道光某年四月內德陽縣審得一案地名娶樹灣一人名叫張榮山娶妻吳氏榮山爲人樸實常在外貿易吳氏年輕在家不守貞節與側近張牛兒通姦一日榮山掙銀回家吳氏與牛兒商議要做長久夫婦那一夜榮山睡迷吳氏將他殺死屍首砍爛熬湯正砍時一脚落地被狗銜去吳氏也不介意將湯熬成潑在東池真是人鬼不知不遠有箇胡監生家業富豪爲人吝嗇平日一善不爲分文不捨正是勸他作福又無錢禍到臨危有萬千是年人口不順一家盡染寒症服藥不效一日街上來些濫友說川東來箇降童的師人何不請來降童胡監生就請師來家那童降起走至正屋後挖出脚板一隻色尙新鮮胡監生見是人脚私拏埋了因此他家疾病不日而愈又說那些濫友見他家的病是降童好的如今謝字俱無就將人脚板的事

報與德陽縣太爺將胡監生父子捉去審問全不招認因此常
常拷打受盡百般苦楚胡監生無奈在監內每夜誠禱天口
叫冤枉一夜夢見神說道你每夜焚香告天說那人家冤枉於
你不想你家富豪一善不為只圖積錢不知錢要積亦要散你
只知積不知散上天惱怒降此禍事到家使你家業用完方能
脫身胡監生問道殺人是誰神推監生一掌醒來只是啼哭口
裡怨自己錯了又說太爺想道胡監生全不招認此案何以得
了因叫禁子前來問他那監生在監如何說法禁子回稟他每
夜焚香告天獨昨晚怨自己錯了不知何故太爺又提出問膽
大犯生自己失悔然何此案不招監生跪在大堂上哭啼訴道

尊聲太爺休着氣

細聽犯生訴端的

好好從直招來
本縣與你原情

招此橫事有道理

自憾當年悔不及

如今悔也
枉然了嗎

事到如今不得已

說出方纔把禍息

你要招纔
得斷案

自從有人把帖遞

牽連在案好慘悽

本縣審的
有憑有証

任是有口難分洗

刑法受盡要命訖

非是打你全
不招認呢

不知此事從何起

太爺

叫我怎樣敘來歷

銀錢花了三千幾

父子監內暗悲啼

用銀錢是你
自己討得的

每夜焚香把冤洗

訴告天神與地祇

對天訴冤
報應不爽

起心動念神靈喻

昨夜一夢甚稀奇

甚麼
夢呢

罵我有錢只顧己

全不施捨把善積

哦你纔是
箇自了漢

因降禍事到家裡

家業盡敗纔安逸

你在糊說本縣在問你的人命

因問人命從何起

一掌推醒兩分離

太爺

千錯萬錯是我錯

自憾有錢不周急

看來橫事有道理

禍到頭來悔不及

伏望青天施惻隱

早救犯生出污泥

監生哭訴一番太爺見他情真也不追究發一張通關票銀子五十兩命兩箇差人四下察訪這兩箇差人一箇叫劉吉只有父親在一箇叫蔣才只有母親在二人自五月出外逢州過縣訪至年邊並無下落只得回縣繳票太爺見案未獲將二差各打四十又發銀子五十兩卽日出城案若不獲不准回縣劉吉叫道夥計這案怎樣得獲我想於今川省宣講勸人盡孝想我

父六十多了你母也有六十不免將銀分了各拏回家奉親我們出門打蓮花鬧唱些勸世文一則討得些錢可以度日二則勸化些人以達上天或者此案得獲因此二人回家辭別父母出門一日走到本縣鄉場茶館吃茶見得兩箇老漢上席吃茶一箇說我們側近那張牛兒與張吳氏通姦日後犯了鄰近都要拖累一箇說休管他的劉吉聽得就問道尊年高姓老漢道姓何劉吉道時纔說張吳氏在那裡叫甚名字何老漢見是差人他也不說就去了劉吉蔣才道可惜這箇好事我們日日下鄉走一家門首唱了一遍未見得此財喜可惜可惜及第二日走一門首正唱之間只見一人出來此人就是何老漢因問道

你們都曉的唱勸世文有勸孝的文麼劉吉道有老漢道我有兄弟全不孝母親你把他勸轉我攜升米你劉吉道你叫他出來老漢把兄弟喊出劉吉二人喝道

父母恩德如天大	人子何不自打划	自從懷胎到婚嫁
父母恩育難報答	一月懷胎心稍下	二月懷胎脚手把
三月茶飯難吞下	四月頭昏眼又花	五月形骸都變化
六月腹內長頭髮	七月娘瘦如刀割	八月不敢走人家
九月行動耽心大	十月臨盆好悽煞	一陣痛來自害怕
二陣痛來淚沓沙	一見孩兒把地下	父母忘憂笑嗷嗷
自兒刻刻把心罣	撫養未敢忘卻他	一歲帶在娘懷裏

二歲就在地下扒	三歲漸漸說得話	四歲放潑多喇哪
五歲與兒結婚姪	六歲提防出痘麻	七歲讀書送學下
八歲習禮學問答	九歲十歲憂心大	十一二歲恐有差
十三四歲身長大	十五六歲防心花	十七八歲忙婚嫁
看看父母白了髮	未接親時孝還罷	接親忘了二爹媽
夜下摸心細索想	報答心腸在那搭	勸君早把帳還下
富貴重重享榮華		

那人聽了一番不覺良心發現隨說道這樣想來當初錯了已後再不孝親天神鑒察說罷進屋去了何老漢見弟回心對劉吉道相煩你勸待我攜升米來劉吉說不要米但問昨日街上

說姪姦孀娘，叫甚名字。老漢道：說來你莫亂言。此人名叫張牛兒，就在下首梨子園內。今在那裡。劉吉叫道：夥計，此去唱戒淫文，好窺他的動靜。二人走至門前，見一少年坐在門上。劉吉忙唱道：

孽海茫茫深無底	勸人莫爲色所迷	雖是美色人人喜
上有皇天不可欺	如今世人不明理	登山浮舟使心機
士子好色詩書棄	終身不能步雲梯	農夫好色賣穀米
庄稼上坎就受飢	工匠好色施巧計	喪盡天良把心欺
商賈好色難求利	任你撻算枉淘力	富者好色家業棄
貴者好色失朝衣	貧者好色窮到底	賤者好色不發積

報應原是循環理	天道默默有轉移	也有犯姦把命棄
也有中毒染病疾	也有兒女當娼妓	也有兒媳被人欺
也有兒孫不爭氣	也有無嗣絕後裔	不信但把古人比
誰箇好色得清吉	安國好色姦鄰女	金榜除脫名第一
陳生好色多巧計	暗做雷公著花衣	劉大好色會販米
數日落頭好慘悽	張郎好難遠逃避	冤鬼相纏不分離
看來美色如刀利	殺人不見血染衣	奉勸世人早回避
禍到臨頭悔不及	何不將人來比已	誰箇沒得姐妹妻
早出迷途回心意	自然福壽滿門楣	

那一少年聽了此文，道：唱到唱得好。那些古人你講不講得。劉

吉道講得第一箇是士子、名叫張安國、入學後、姦一處女、女母知將女打死、安國後下鄉場、主考見他文章好、要中解元、忽空中有一人說、那有好淫人中、解元主考、忽昏迷、及醒看時、其卷已碎、發榜後、告於安國、回家三日而死、第二名是農夫、名叫陳生、家業頗富、乃是單生人、欲姦鄰婦、不從、一日天大雨、打雷、陳生身穿花衣、裝做雷神、入於鄰家、打死親夫、鄰婦不知其情、後陳生請媒娶爲己妻、一日開箱、見花衣、問何用、陳生遂道其故、後婦把衣告官、陳生立斬、家業盡歸於婦、第三箇是商賈、名叫劉大山、東天乾、劉大販米去賣、婦女受饑、劉大淫人婦女、每次給米一升、淫者無數、後回家、見長髮黑面人、手執一牌、上寫立

斬犯人、三日後頭落而死、第四箇是工匠、名叫王勤正、與一婦通姦、心想私逃、恐親友追趕、後婦用計、私將夫治死、勤正聞言、大驚、欲要私逃、江山縣去、作手藝、方離七里、途入店中、吃飯、店主做兩碗飯、勤正問其故、店主言、你側身披髮一人、也要吃飯、勤正知冤鬼立身、自投縣、男婦正法、少年聽得這些報應、正中、心機、因說道、我平生好淫、全無報應、我不信那些、劉吉道、莫謂無報、日子未到、既然不信、可發幾文錢、少年言、錢到有、尙未鑄、劉吉也就去了、是夜二更後、二人走至壩子邊、腳踏竹竿一响、聽得婦人言道、你不必駭、我有人替你受罪就是了、我明日與你做道場、二差人不明白、喊叫開門、少年把門開了、劉吉取鍊

子來駭他、以好弄錢、少年說、拏來自己套、犯了事、各人明白、劉吉也不知情、因假意說道、你道從直招來、少年將通姦之事、謀死親夫叔父、狗啣獨脚情由、說了一遍、劉吉二人纔知案辦獲了、送至縣中、太爺問辦、獲根由、言道、盡孝唱勸世文的感應、太爺賞劉吉一名、蔣才二名、賞錢四十千文、張牛兒與吳氏對面剝皮、纔將胡監生放回家業至此、一掃盡空、從此看來、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世人何不急早盡孝、除去淫惡、好行施濟、以免慘刑、而得善報、豈不善哉、

雙人頭

從來萬惡淫爲首故

文帝有過愆文

呂祖有戒淫詞

他如先賢諸格言、不可勝紀、其所以諄諄致戒者、蓋惟淫惡易犯、亦惟淫報最速、受報至慘、任爾百計經營、千方引誘、總難逃神明之誅、雖有聰明何益也、今我說一犯淫的奇案、以証之道、光二十七年、瀘州出一新案、此人姓王、係是木匠、娶妻孫氏、弟王二年十八、尙未娶、在家種田、是年六月初三、係岳父五十壽辰、到初二、其妻見夫未歸、先收拾回娘家去了、王二一人在家看屋、到下午、忽然陰雲四合、大雨如注、倏見一年少婦人走進屋來、王二認是姨姪妹李譚氏、云回娘家去、忽逢大雨、來此投宿、問嫂嫂何往、答曰、娘家拜壽去了、房是空的、賢妹在此寬宿、無妨、遂去辦夜飯款待、上燈時、隔壁槽房酒匠某來邀王二去

消夜王二將晚飯擺在棹上請姪妹自用我去消了夜來遂走至槽房酒匠曰適纔買了些鱸魚在此一人冷淡邀你同飲一杯於是提壺酌酒笑問道你做得好事也不怕你哥嫂知道王二驚問何事酒匠笑曰你還假粧不知你弄個美貌婦人在家做甚麼好好與我抽箇頭王二曰呀那是我的姨姪妹因遇雨來借宿的休得亂說酒匠忙陪笑曰我本不知切莫見怪遂將王二左一杯右一杯灌得醉如泥土一步一跌回家爬上樓去睡了那酒匠挨至夜深懷一尖刀來至他家見大門未闔心中大喜來至房門用刀撥門門那李譚氏年青胆小原未睡着聽得撥門聲只嚇得魂不附體又怕喊叫得披衣下床在門背後

藏着不多時門撥開了那酒匠走進來直到床上去了這李譚氏輕輕走出見右邊一灰屋忙走進去鑽在灰堆裡只留頭面在外用撮箕蓋着再說酒匠在床上一摸不見人滿屋摸索俱不見遂出大門一望見左邊茄田內有婦人在心想必是遂上前將那婦人抱至床上淫蕩一陣方問姓名婦人總不言語二人遂相抱昏昏睡去了此且不表再說那王木匠在十里外人家做棹凡消夜時方想起岳父壽辰忙辭主人打一火把插開山斧於腰以防身一路行至家見門大開大吃一驚以爲被賊來至床用火一照見男鞋一雙在榻板上駭然卽揭開帳子一照見男女二人赤身相抱而卧勃然發怒心想必是兄弟與妻

通姦這還了得，點起燈，取下開山斧，連砍幾下，只見鮮血直冒，怒氣不息，心想我岳父教女不嚴，敗壞門風，如今將這兩箇人頭去羞辱於他，於是用提籃裝着一氣跑至岳家，天色漸明，大呼開門，他岳父聽是女婿聲音，忙開了門，笑道：「王大哥來得這早，又見提一竹籃鮮血模糊，想定是一人大肥肉，又笑道：「怎樣又花費銀錢送此大禮？」王木匠答道：「特意與你老人家送禮來的，那孫老用手接過去，覺有些震手，遂揭開袱子一看，見是兩個人腦壳，嚇得橫身打戰，言道：「王大哥，你這個大禮，我實不敢當，你在那裡殺了人，拏來移禍於我，到要說個明白。」王木匠說道：「聽我道來。」

王木匠站門前，怒氣悻悻。

罵一聲老奴才，細聽分明。

今天纔起來，王大哥你說就說，你為何罵我還罵不得我哩？
我 虧得你教兒女門風不正。

背到我與小叔暗地調情，
孫老 想道我女兒未必果有此事，是親眼看見的。
遂 問道王大哥，你還是聽人說，還是親眼看見的。

見大門尚未闢，大吃一驚。
想必有盜賊來行竊

到臥房門也闢，我心不定。
孫 擎火照見男鞋榻上放中。

道這大半都是那強盜見你房中無人，借床睡一覺，這也無嫌。
王木匠 道你到說無嫌，我卻吃不住。

揭床帳搖火把上，前照認。
見一男並一女兩個夢中

他二人手抱腰同睡一枕。
急得我那火炎冒出心凶

稀奇是那裡來，這兩個不要臉的，你便又如何處治法。
在腰間取出斧砍下頭頸

一口氣跑到此天色方明

喔呀你怎麼殺了人送在我這裡來了哦

今日裡是壽辰愧無禮送

特送你兩人頭二喜臨庭

呀咳

多謝多謝
面辭面辭

可憐我幾個錢勤扒苦掙

那知道娶一箇娼婦臭名

呀快些莫亂
說這纔冤枉

你今日要合理我方依允

若不然定與你把命來拚

呀

日是我的生辰只要
你這些好話就有了

王木匠話說完怒氣悻悻

那孫老一聞言冷笑連聲

那孫老問道王大哥你今早晨到底是闖了鬼哩或者是吃了早酒在此打糊說吵了這一陣我女兒昨午時就回來了那還有箇女兒在你家裡王木匠道我卻不信孫老道你不信我去

叫來你看少時他妻子走出來一見大驚道完了完了果然他在此處我昨日殺的卻是何人他妻忙問其故王木匠將昨夜之事說了一遍他妻埋怨道你好糊塗我若是做那宗事豈有開門睡的道裡你也點個燈看清白了人再殺不遲你還不快些回去打點少時天大亮看你提起人腦壳怎樣走法那王木匠聞聽妻言越發慌張提起竹籃回身就飛跑了且放下不表再說那王二到大天亮醒來起身下樓只說姨妹在睡又見房門大開呼之不應心想未必走了於是走進房見榻板上有男人鞋一雙心甚疑之忙揭開帳子一望見白森森兩箇光身子睡在一堆都要無了腦壳那王二嚇得吡呀一聲跌在地下爬

起來蹬脚道這這這如何得了忙跑去報信與他姨媽知道他
姨媽聞言大哭同王二來至他家撫尸痛哭有哀詞一段

只見兒死放悲聲 嚇弔三魂少二魂 兒在此間廢了命

為娘一毫不知音 自幼撫你苦受盡 方將我兒養成人

去歲李家來接聘 纔將我兒接出門 既要回家須通信

備馬接兒返家門 為甚獨自一人透 來在此間把命殞

不明不白丟了命 叫娘何處把冤伸 要說強姦傷兒命

為何一齊傷了生 要說同心把頸刎 為甚麼頭首又無存

睡着兩個光頸頸 無頭無尾害死人 這陣哭得咽喉硬

忽見表姪轉家門

卻說那王木匠慌慌張張遶回家來耳聽房中是他姨媽在哭
女兒心中大駭不解其故忙走進房來見姨媽在撫尸大哭忽
見王二立在旁邊直駭得魂飛魄散怎麼他也還在我殺的這
男子又是何人呢也不覺捶胸蹬足大放悲聲這一哭方驚醒
那灰屋內面的李譚氏他因怕賊來玷污伏在灰內一夜未曾
合眼直到天將明方昏昏睡去此時驚醒聽得哭聲大震活像
母親的聲音連忙趨出走至房中王二見他頭髮亂散滿身是
灰只說是姪妹來顯魂驚喊道快些打鬼他表妹言道我不是
鬼兄莫認錯了遂將昨夜之事細說一遍於是母女抱頭大哭
只有那王木匠驚訝道完了完了如今姪妹也在那床上睡的

婦人到底是誰是時一村男女齊集來看都說是奇事衆人方驚愕間忽聞隔壁槽房的主人愕眙說酒匠不見了衆人便說希奇難道這方出了拐子不成於中有一位老成人說道你們莫吵我自自道理叫木匠將人頭拏來又命王二取一盆水至將人頭放在盆中把血洗去一看正是酒匠又看那婦人有認得者云是場側閑漢某人之妻素不正經但他爲何來在此地與酒匠通姦那王二想了一想說道我明白了那淫婦是箇好吃懶做的前一回他見嫂子不在家悄悄來偷蘿蔔我拜年回家撞着辱罵他一陣去了我先看茄田內有一提籃恰似他的這樣看來怪得酒匠昨夜請我吃酒再三勸醉我他是有心大

約他撥開門進房欲姦淫姦妹被姦妹躲過去了他摸不見人出門外尋找恰遇着淫婦來偷茄子他誤以爲姦妹拉至房中苟合遂睡着了適被兄長回來瞧見誤以爲嫂叔通姦一刀殺了二位詳猜是也不是衆人齊道有理詳得不錯一同連名稟上州尊官斷批酒匠與那婦人貪色無忌惡貫滿盈且穢人臥房合遭殺身之報槽房主人領酒匠尸首安葬將那淫婦之夫杖八十責其縱妻行淫領尸安埋又將王二杖二十責其好酒貪飲守防不嚴幾至釀禍至木匠李譚氏各賞錢十千文一喜其鋤惡一嘉其堅貞斷畢人人稱其賞罰公平由此觀之可見淫之一事天念神嗔受報甚速得禍最慘惟清心寡慾識透色

空三字自然無愆尤之集而獲免孽禍之福世之人何不早戒之

焦氏殉節

本朝甯國府宣城縣黃池鎮有一陸生名鑑銘自幼天性聰敏有過目成誦之才讀書上進一十八歲入了府學論他人品氣質本非池中之魚若肯奮志功名會進士黜翰林不難娶一焦氏妻子亦是宦家之女幼讀書詩詞歌賦俱以精通郎才女貌可謂得室家之樂矣奈陸生進學以後懶習詩書專務賭博父戒之不從惡氣成病一命歸陰單留母氏在堂弟兄雖有二人見他濫賭浪費竟各自分居去了不上數年財產輸盡囊中空

之意欲賣妻翻稍那焦氏本是貞節之婦苦勸不從見夫主意已定約定次日娶親焦氏只生一子戀戀難捨又恐失了節操千古罵名左思右想舍生事小失節事大直待夜靜三更待兒穩睡沐浴焚香禱告天地訴告哭曰

焦氏女手焚香跪下平川

止不住傷心淚濕透衣衫

一叩首酬天地覆載恩典

二叩首報父母生養周全

三叩首謝祖崇水土恒產

四叩首謝師尊教讀書篇

這一陣不由奴肝腸裂斷

夜更深對神天苦訴一番

奴自幼在閨門曾讀書卷

也知道女子德節義當先

自古道千世修同船共伴

萬世修方纔得共枕同眠

雜劇宣講身要

我生在娘家時命非下賤

蒙爺娘恩養成擇配良緣

陸郎夫你本是志氣之漢

十九歲入鬢門身穿藍衫

妻只望苦發憤鰲頭獨占

異日後登黃甲必做高官

為妻子隨夫貴何等體面

在人前稱夫人頭戴鳳冠

為甚的進了學詩書懶看

每日裡一心心只把賭貪

將家業輸乾淨奴常解勸

萬不想把妻身賣了銀錢

不奉親不養子拏去翻片

全不念結髮恩良心昧完

奴本是貞節女白圭無玷

豈效那無恥輩柳敗花殘

好良馬無雙鞍人皆稱羨

節烈女又豈可兩配夫男

夫和妻同偕老誰箇不願

老彭祖八百歲還望壽添

奴豈肯把生死看得輕賤

生可欲死可惡二者難兼

舍了生全了節有何埋怨

也是奴前未修該受顛連

捨不得白髮母無人奉養

捨不得六歲兒心如箭穿

見在夢中你怎知娘的磨難

母子們要分離就在眼前

娘這裡對蒼天把兒囑贊

莫啼哭莫性傲更莫貪頑

立志氣苦誦讀書香莫斷

兒娘願你步雲梯克蓋前愆

光祖宗換門庭身榮貴顯

娘死在九泉下魂也安然

陸郎夫這時候未見回轉

不知你今夜裡身在那邊

到明日同心鳥鴛鴦折散

歸家來無妻奉自受孤單

鐵石人見此情心也傷慘

夫難道說夫妻情你就心甘

雜劇宣講身要

焦氏殉節

五

非是奴死非命自尋短見 只爲你把奴嫁昧了心田

妻死後望神靈多多憫念 默佑夫把情性概行改遷

菽養親書教子把賭戒免 敦品行存天理不愧衣冠

奴好比臣盡忠死以尸諫 要相會除非是夢裡團圓

焦氏痛哭一陣回心一想我平白死了無人知覺豈不埋滅一

世於是打開文房四寶眼含珠淚燈下題七言絕句詩十首以

表寸衷詩曰

二風雨淒淒淚倍傷 鶉衣不耐五更涼 揮毫欲寫衷情事

提起心頭更斷腸 二風吹庭竹舞喧嘩 百轉憂愁只自嗟

燈火不知人永絕 今宵猶結一枝花 三獨坐茅檐積恨多

生平莫奈命如何 世間無數裙釵女 偏我微軀受折磨

四人生薄命是紅顏 我不紅顏命轉嗟 留下青絲巾一幅

請即觀看淚痕斑 五是誰設此迷魂陣 籠絡兒夫暮復朝

身倦囊空歸臥後 枕邊猶聽夢呼么 六香焚寶鼎告蒼天

默佑兒夫性早還 菽水奉親書教子 妾歸泉下亦安然

七生死誰知在後先 人生百歲總歸泉 寄語堂上須珍重

切莫悲號損大年 八調和琴瑟永相違 妾命如絲旦夕飛

猶有一件難忍事 牀頭稚子守孤幃 九暗掩柴扉血淚揮

妾今視死已如歸 可憐梁上呢喃燕 來日窗前獨自飛

十爲人誰不樂餘生 我樂餘生恐損貞 今日遼陽化鶴去

他年冥府叙離情

焦氏將詩作成稿藏懷中投環自縊天明小兒啼哭驚動四鄰
得知相看焦氏自縊私相議論必是陸生為賭歸家妻子苦勸
不服毒打受傷息氣不過懸梁自盡不如及早出首一則替焦
氏鳴冤二則以好託鄰人的于係於是同往宣城縣稟官太爺
下厥相驗見得懷中詩稿方知陸生好賭財盡賣妻翻稍焦氏
節烈之女以死全貞當時大老爺大罵陸生這等才女無福消
受將衣頂扣除重責八十押回縣去填了口供丟下卡房將事
詳申上司奏 聖主 御賜旌表有詩讚曰
未親人面為夫忙 豈等尋常女子芳 白髮尚難持晚節

紅顏豈肯棄春光 魂歸天上乾坤老 名在人間草木香

朕淚從來不亂落 痛貞千古立綱常

皇王到旨

自御批焦氏才節可憫甚是難得旌表娘家撫育其子勅
封全貞夫人立廟祀之陸生擬罪斬了手指刺瞎雙眼行乞於
市見者誰不憎惡未幾死於市廛今之好賭者盍觀之

繪圖官譜集卷十五

